

集部

華陽集卷四十二

宋 王珪 撰

表

賀冬至表四道

臣某等言伏以五星起其初正天元之容度萬物萌庨始臽卦氣於新陽光華聖時鼓舞羣動臣某等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馭民之功楙承天之意嚴斡獨化於大鈞歛羣福於皇極履至餘之會方奉三微之端享無

疆之休益隆萬世之業臣某等冐服宸寵參調鼎司慶
盛際之親逢浹朝倫而同忭臣某無任
臣某等伏以五星合於歷元大爲天統之正一陽肇虖
卦氣顯符君道之昌矧至𧨏之當期實萬祥之叢旦臣
某等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纂秉聖德紹休烈光講
禮樂之墜文慎刑罰之中憲儀如䝉會適更新籥之龢
明若日升益固後天之壽臣某等饕食榮禁路旅慶天
庭歌雲𡽀之親逢會嶽聲而胥忭臣某無任

臣某等言伏以一陽襲管動律室之至穌五物書雲起候臺之嘉應臣某等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如天之冒如日之升徤德乾行斡四時之首氣至功神運新萬化於羣元方擁百靈之祥以應後天之祝畢慈聖三年之制雖餘歲之靡忘臨漢建萬國之朝特盛儀之未舉臣等並塵昌會孤負明恩願述天心用保一人之慶重申民欲以承萬壽之休臣某無任

臣某等言伏以候黃鐘之宮萬物孳於律本攷太祖之

歷五緯正於天元況臨復旦之華宜有踐長之慶臣某
等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履大榮之勢經獨化之原享上
帝之靈心恢百王之偉迹乘日之至兆一氣於初陽如
山之崇來萬年之景福臣某等並逢盛際過被明恩屬
嘉序之載新率羣情而共忭臣某無任

冬至賀皇太后表二道

臣某等言伏以星連紫極氣動皇宮日景之長天表斯
應臣某中賀恭惟皇太后殿下行符坤靜德協乾施保

佑一人儀刑四海方履天正之序實均帝祚之休臣等

蚤預邦榮並叨慈廕稱觴祕殿永同聖子之懽奏頌側

門更盡羣工之祝臣某無任

臣某等言伏以祥飈啟旦愛景迎長氣滋律本之和運

協天元之正臣某等中賀恭惟皇太后殿下位隆太姒

德冠有莘體仁施於坤元正母儀於天下屬載臨於嘉

序宜丕擁於蕃釐臣某等蚤會昌期寖饕慈蔭羣工中

頌率同四海之情聖子承顏常享萬年之壽臣某無任

賀正旦表二道

臣某等言伏以漢志所推三微重人統得天之正春秋不書一月大王朔體元之端故日月光華開乎盛旦草木萌動被于太和覩治象之一新騰驩聲於亡既臣某等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法禹勤儉追堯聰明廣子育以愛人恭乾施而造物比念天時之偶未順民業之或未寧而焦勞感於宸心懇惻形於詔語至德以格上帝厚恩以賚多方頒新歷之元以合天地四時之極履

上春之吉以來邦家萬福之宜臣某等逢辰休明荷國

靈寵方迎祥于歲筦卒會抃於朝班臣等無任

臣某等言伏以太史頒朔於國以首四時之和春秋書

正次王以謹五始之會故教象浹日萬民之覩一新會

同三朝四海之圖並至禮叢上日慶浹中區臣某等中

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稽古聰明因天聽聅寢涵生以

厚福監醇治於太清順春令則流寬大之書答天戒則

儲恐懼之思一元更始正王道之大端萬祥來同啟邦

基之長懋臣等親逢聖旦冐進王庭屬歲籥之載榮率
朝紳而同抃臣某等無任

正旦賀皇太后表

臣某等言伏以舜璣審度甫新一氣之和漢天受圖適
履三朝之會祥開嘉序運屬昌辰臣某等中賀恭惟皇
太后陛下至仁象春厚德宜物保真人之炎祚正天下之
母儀萬乘承歡長享東朝之養四時首化更迎上日之
休臣等忝點近班並緊慈蔭方歲華之肇啓率朝抃以

同深臣某無任

賀南郊禮成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八日南郊禮畢者伏以奠玉告虔已嚴於郊報鳴鑾入蹕方慶於禮成歲嶷盛容鼓舞羣動臣某等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躋邃古仁詡函生包九乾之粹剛蹈三后之謨烈兵偃民靖時登物蕃詔推莢以迎長卜就陽而拜貺夙戒容衛稽參典文廼齋紫闈於薦清廟加真聖之丕諡循先朝之舊章遂升

泰壇以類上帝皇邸之設紫煙之燔樂備而六變成禮交而百神格羣辟在位萬符發祥擁天之休與物均慶固已追孝之誠盡事神之志通太平之儀振古無讓臣等幸逢盛旦職忝侍祠瞻能事之畢修浹輿情而同抃臣某無任

寒食節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大行太皇太后靈駕下宮奄經寒食節者仙游不返春令載移感斷火之嘉辰留綴衣之遺御中

慰伏惟皇帝陛下逢時怵惕觸緒無窮驚氣節之又新愴音容之永隔攀號摧慕聖體難任臣伏恨祗事山陵不獲隨班詣西上閤門謹奉表稱慰以聞臣某無任

寒食節慰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以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在下宫奄經寒食節者天令荐更春華歘莫履藏烟之嘉節撫憑几之遺塵中慰伏惟皇太后殿下永懷徽音内盡大孝瞻厥儀之既邈痛羨路之將閟號慕摧傷聖情難處臣伏恨祗事

山陵不獲隨班詣內東門謹奉表稱慰以聞臣某無任

請皇帝罷謁太廟第一表 代中書

臣某等竊覩詔下太常以九月十二日于大慶殿行恭謝天地之禮前一日詣太廟者伏以王者反物始之報而廼享于帝聖人極孝思之隆而又配以親然禮備者文必昭誠至則體或簡屬因時而展事敢緣變以錯宜臣某中權恭惟 尊號 皇帝陛下廸畏天明紹休聖業比勞韄護之慮至爽節宣之龢旋萬靈之贖祥甫皇德之

凝粹適修三歳之祀更用季秋之良合卯澤之牲雖即明庭之薦執圭璋之灌尚躬太室之行且天地念生民之深時則錫九宸之福維祖宗懐繼統之重豈欲殫大輅之勤况裒兩儀之臨陟三后之對足以陳黼冕之美達霜露之悽倘精意之上交固禮文之旁適臣等參持近柄與講祲儀復齋戒之辰顧儲神於禁幄覿清明之宇宜収蹕於天衢遲達淵衷同符羣聽臣某等無任

第二表

臣某等言近嘗拜章以大慶殿將行恭謝天地之禮乞
罷前一日謁太廟者伏以升燎于壇既節祖郊之禮奉
璋于室宜財假廟之文俞音未回羣聽猶鬱臣某等中
權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膺純耀之烈撫休明之期蓋神
勞萬務則氣或盭和以德交三靈則福亦旋感念保綏
於鴻業思昭謝于高穹迺涓路寢之車以象圜丘之享
深盛方潔璧玉華光方將陟配三后之靈導迎上帝之
貺茲誠為人子者孝之盡有天下者報之隆今復馳齋

蹕之戒祇太室之薦竊恐霧露之氣涉于宵衣輿馬之音震虖天步則非所以承祖宗之愛來邦家之休臣某等冐秉化鈞獲司熈典謂文之所損在於適時之變且事不敢勉誠以愛君之深冀専並侑之虔願弭先期之謁倘孚衆欲是契天心臣某等無任

第三表

臣某等言近再露章以季秋吉卯皇帝恭謝天地乞寢前一日謁太廟之禮未降俞音者伏聞三歲然後卜郊

維王者能類於帝七廟所以觀德維聖人能享其親然
禮之鉅者古或異行文以減者今容參當倘循時變之
適未參君德之休臣某等中權恭以尊號皇帝陛下躬
上主之姿接千齡之統履天下之重器統天下之劇綱
深拱宥密之居獨垂寥廓之聽比積勤之違裕旋斂福
而就寧適涓季商以肅廣殿視天道之備則嚴大報之
修推聖孝之隆則沿並侑之舉迺先庚之詔于薦太宮
以未明之期爰飾齋輅出中采齊之節躬服大冕之章

且執豆駿犇尚虞獻力之跛而登歌拜俯靡勝竣事之勞況初廻皇躬之龢寢攖邦務之决臣其等是以入奉清燕具陳三后垂受之深退節禮文并上先王制事之中今猶六飛調於天御萬衛詔虔君行豈講蒯之未精曷謙畏之靡荅伏望皇帝陛下収羣策之慮囬至德之聰謂犧象之獻不及周則可以舉攝事之典謂霜露之感無以達則豈不對肇禋之㢟冀念承基之難終留格祖之進若然則神貺藹而來顧氣嘉美而下游豈特昭

丕事之成實亦順羣生之望臣某等無任

乞退第一表

臣某言智可自勉則事應於有餘任以難能則力窮於不足矧竊乘於非據宜默揆於將顛敢瀝危衷進干睿聽臣某中謝伏念臣起家單陋遭世休平過自飾於空愚濫徧更於華近適幸聖圖之作俾參幾事之元以至審於師虞付以宰政方皇帝陛下振興法度收拾俊豪臣於此時曾何云補既無代天之妙用又鮮經國之智

謀久積妨賢之譏疇歸空食之咎加之禍生於福過老至而疾侵妻逝女亡神殫形瘁一脛之瘇幾至如腰雙瞳之昏莫能視物儻顧貪於厚祿終孤負於明恩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忠無與阿惟知一心之事主察臣義有難奪不避萬死以捐身但嗟寢迫於衰遲自度已難於策厲願上還夫印綬期退匿於筋骸櫪馬既疲空有君軒之戀社樗已盡免遺國棟之羞臣某無任

第二表

臣其言近上表乞解機務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批答不允者伏以善修身者為能識義命之歸善事上者為能潔去就之分故進則不茍於自得退而必知其所難再傾螻蟻之誠仰冐乾坤之聽臣其中謝伏念臣學幾泥古識不過人布衣起於諸生白首窮於二禁會風雲之興運依日月之末光振已墜之孤根親有為之髙躅以至興闢邦論進秉國鈞但見歲時之遷畧無銖髮之補匪躬之故空慕王臣之風俾民不迷終孤師尹之

望矧家嬰禍釁内積悲傷因氣血之交攻苦拜趍之難
力外廷竊議驚廉恥之自頽三事空官敢寵榮之安處
伏望皇帝陛下推帝仁之廣育體天造之曲成聽還印
於上臺許投身於散地閔以衰遲之齒信非矯飾之情
俾魚自放於江湖儻遂素游之願犬馬未填於溝壑猶
懷欲報之心臣某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再上表乞解機務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批

答不允者疊通囊奏願釋政機蒙詔使之趍臨降温言之曲被可音尚閟私義靡寧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緣一介之生誤奉三朝之遇忝陪游於翰墨久玷處於機衡少也既不如人老而豈足任事寵深祿大肯懷輕去之謀命舛材微終負仰成之意夜振衣而自憤朝指景以空驚矧遇皇帝陛下博覿前王大新庶政既修歷代已紊之官制又甄一世可作之人材乃容疲軵之身以據表儀之位伏望考慎元輔閔老孤臣終以至恩之臨免

其積咎之斥葢地隆則多懼敢竊食以過安且物壯者必衰亦賦生之黙分儻骫從於人欲曷勝戴於天慈臣某無任

再乞退表

臣某言伏以過盈則覆幽必有鬼神之誅違俗則危古亦難爵位之受内攖荒緒仰冐睿聞臣某中謝伏念臣仕久妨賢志非合衆學雖誠身而自篤術於應務而輙迂叅誤聖恩獨出諸臣之右迺心王室殆踰一紀之年

任已重而望輕功未昭而業謝比族中之奸禁復次子之離究小人濟朋黨之奸虐吏亂是非之實謗書僅盈於一篋市虎何啻於三人陛下燭萬物以無私法皇天之不宰默知被枉公治舞文命别訛於初情果平反於絶獄昔俊臣之挾康睢意必在於織羅上官之危霍光事幾成於禍變豈謂大公之世將淪無告之刑雖神斷之獨明在孤忠之愈畏厲階雖起讒口難防苟媒孽之更生申肺肝而何及盍圖亟去免累明恩伏念皇帝陛

下施鴻造之曲成監危情之難處敢望伊尹之烈專美有商若無曹參之倫何缺於漢顧以重柄別倚髙賢如免册之朝敷信浮言之夕弭臣其無任

謝南郊加恩表

奉二精之報方錯事于崇丘荷三靈之流遂均釐于邇輔仰承嘉命俯惕孤衷伏念臣早會昌期進聞國論器雖狹于所用志常勇于有為屬修郊廟之祠叨與公卿之議鳴鐘在簴猨際靈斿之娱紛佩掃塗親承天步

之恪曾乏束文之助得覿繼聖之能逮敷錫于鴻休復過屑于寵數論非朝允恩實天隆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文輯潤希仁漸疏逖因神推惠既被虫魚之豈爲已掠功何勝淵谷之畏尚勉殫于朴守期少謝于曲成

欽定四庫全書

華陽集卷四十三

宋　王珪　撰

表

辭免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者竊以位當大任已過出於上洛命匪常盼誠駭聞於衆聽襃言始錫揣分難安臣某中謝伏念臣叨以陋文被於殊奬閲三朝之白首起四海之孤蹤晚

與政途旋尸宰枋地爲非據既虧巖石之瞻知靡旬周何補袞衣之闕每驚暮咎未報明恩敢冒寵於制綸更陞華於揆路方皇帝陛下修廢官之典追盛古之風作新羣俊之才於變黎元之治獨觀昭曠並會精神豈曲容於至愚能共濟於丕務伏望皇帝陛下考慎所與獨知乃誠蓋任隆者爲衆訾之歸器近者有疾賴之畏顧上回於邦渙庶下厭於師言臣某無任

第二表

霈章待命自驚異數之臨批詔乎文猶閟俞音之錫敢再循於孤分終仰冐於至神中謝伏念臣獲事三朝行侵四紀偶徧更於辭禁晚輙預於政途屬遭辰之有為力躋世於大治然弱羽不可以鶱遠短綆不可以汲深鬼夙瞰於位高日忽逝而老至顧形骸之凋瘁加聽眎之憒昏屢求鮮於近司將圖休於餘景不謂止官之日首膺加秩之除況文昌貳令之崇實宰司代工之任以臨制於萬物以師長於百寮周雖備官而未盡行唐僅

成書而不即下一新鑒典獨出明朝儻容至近之材必累大公之舉伏望皇帝陛下留考慎之術懋難進之風許停要機更冊元老庶不厭於羣望將上當於天心寵不私人敢有縈纓之受量之已足免增績脛之憂臣無任

謝尚書左僕射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尚書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尋再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伏以揚大廷之命躋上輔之班總治中臺兼官東省榮無

他儗懼不自勝臣某中謝臣竊考詩書之文概見君臣之際或懐材而志罔克顯或得位而時不足為惟上下之相求實古今之鮮合遘兹絶會實在昌辰加官制之肇新偉帝功之丕就正三省以出納王命之重分六卿以紀綱邦治之蕃宜擢廊廟非常之賢以輔朝廷不世之業豈容匪據能濟厥成如臣者間歷憂艱而學寖衰晩更寄屬而心輙殆任重塗逺每懐顛躓之虞身老退遲已昧盈虚之數敢意褒言之下更饕異等之除避匱

載陳俞言曲閟洎勉承於殊命顧何處於厚顔伏遇皇帝陛下大講闊文終憐舊物雖務精於名實亦過飾於陋愚且寵深則知命之為輕位高則知責之愈重心其許國敢金石之少渝義切愛君維股肱之一力誓堅白首之節仰答大圓之私臣某無任

免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銀青光禄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仍加食邑實封者伏以

進雖圖舊恩豈可以妄要賞必及勞義固難於空授矧饕典外之澤實畏人言之蓋臣某中謝伏念臣愈曾熙辰誤攀畯軌浸被大明之訪晚躋近輔之班白首立朝無先容於左右丹誠許國惟自誓於神祇然而動不足以蓋遺衮不足以勝劇屬講合宮之事有嚴上帝之禋盡先王之聖心斥羣士之邪說高靈墜而虛席萬福充而昭庭顧臣總使於先期如臣誕身之首命蹤文階之新秩離客相之舊聯名動四海之隅位冠百僚之上將

何以應三王之丕治圖一世之休庸竊自省循莫皇起處伏望皇帝陛下念不移之愚守追已下之渙文欲寵之無使祿過人欲全之無使望咈衆聽九齡之奏空驚海爲之心度一木之枝安副廟楹之用願諒孱志别命高賢臣某無任

第二表

伏以禮行合宮惟聖人爲能盡孝命降祖廟惟王者爲能廣恩肆承神之嘉釐孚浹宇之曠澤不圖異數施及

具臣某中謝伏念臣微生江湖晚位廊廟陪至神之興運振歷古之墜文禄靡材勝每懼瘝於天職老將疾會猶竊據於邦衛方皇帝陛下躬嚴配於崇筵致齋誠於太室宗子奉事過周家之盛時六天並祠斥漢儒之異說臣雖叨使領盡出聖謨逮蠲成于上儀敢冒服於殊獎伏望皇帝陛下量賢愚之分慎名器之公庶下足知勸以動民上不敗財而累國且祭大者多澤亦既均受釐之祥然器小則易盈豈不懷覆餗之戒輙重紓於確

素冀終反於渙章臣某無任

謝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表

臣某言近奉制命除授銀青光禄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食邑實封尋再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伏以孝奏上圜甫格神娭之祉恩先百辟亟盼庭渙之分方固避之靡俞第因榮而爲懼臣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以勝物才不足以濟時被皇心之獨知當宰政之大務然而責深於持國

是非之際怨積於背上好惡之流匪石一心曾未稗於
涓塩頓車長道固已迫於桑榆會丕舉於宗祈饗更隆
於褒進觀能受祿誠可畏於人言審分辭盈竊自規於
天理伏蒙皇帝陛下旁斥浮毁曲矜晚塵以立朝事主
有四海之孤以圖事共政無萬死之慼使趣祗於廻服
豈素望於兹時嚇鵷鶵還止於桐梧樂鶢重陳於鐘鼓自
惻衰殘之至何勝禮遇之優始以謀王敢道齊桓晉文
之事終之格帝尚希伊陟臣扈之功臣某無任

謝太后撫問第一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祗奉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在道特降中使傳宣撫問者申飭使軺下頒慈詔仰銜優渥舉集驚榮臣某中謝恭以太皇太后仁孝惠和聰明睿智母儀后德輔導之力居多聖子神孫保育之恩殆至愴玉衣之如在瞻龍馭之已遙維時瑣才方尸大事豈謂伏蒙皇太后殿下哀思及遠聖慮發中特加惠於具臣頓紓勤於長道尚圖微績少答殊恩臣無任

第二表

使華絡繹靡澤便蕃寵極自天震深臨谷中謝伏念臣叨聯承弼首預勸防罔知行役之勞惟盡夙宵之慮方屬青天焯照黃道修除時無寒暑之侵衆無險易之利舊章具講大事行襄宣謂伏蒙皇太后殿下孝篤奉先恩隆逮下禮不以人而稍廢事雖有素而弗諐故沓惠於溫言俾各秖於能務臣無任

第三表

薦屈使華嗣膺宸諭承命既渥撫躬靡皇臣某中謝伏
念臣才匪適時任惟承乏屬因山之蒇事叨奉駕以啟
行下翔鳳之瑞闢風雲為之變色過躍龍之閒館道路
莫不隕心方激中哀復推異數此蓋皇太后殿下念姑
嫜始終之大義有子孫付與之至恩愴自慈襟惻及多
露唯誓糜軀之効上酬載物之私臣無任

謝皇帝撫問第一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祗奉太皇太后靈駕在道特降

中使傳宣撫問者使軺遄至宸綍下臨仰體眷懷竊深榮懼臣某中謝恭以大行太皇太后功隆德盛善積慶長退處東朝之尊安享三宫之養不圖奄棄慈極遽即僊游方從車翣之行未有夙宵之效伏蒙皇帝陛下堯仁多惻舜慕逾深詔發芝封已建因山之號歌流薤挽更勤陟屺之思載矜將命之勞申錫撝光之渥撫存特厚啟處奚勝臣某無任

第二表

星軺旁午宸綍丁寧恩洽禮隆感積驚至臣某中謝伏念臣叨膺聖選獲典厥儀屬先遠之告期集方中之祕藏望清洛山川之舊聽黃麾鼓吹之音瞻慕無窮哀號曷處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有懷在外馳詔自中發明孝思既惻星霜之變嗣傳使指又矜霧露之勞終自勉於寸愚庶靡墜於朝命臣無任

第三表

薦發星軺曲頒宸指寵加典外愧浹情涯中謝伏念臣

偶緣聖知擢寘宰輔泣讀上賓之誥襲冠典喪之行望極霸陵不臥山川之舊悲深慶壽更無歌舞之餘顧大事之甫襄敢羣志之弗勉豈謂皇帝陛下情隆送往恩眷庀司帝所深嚴時發鈞天之想王言温厚更增陽谷之和雖内盡於單忠曷仰醻於洪造臣無任

靈駕發引慰皇太后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日扈從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者伏以龍輴就祖天仗戒嚴甫辭禁闥之途已頓近郊之

次臣某中慰恭惟皇太后殿下德宣慈範養極孝誠撫神座之初遷愴嶶容之永隔顧紓至慕以介純休臣伏恨總使在道不及躬詣内東門謹奉表稱慰以聞臣某無任

請皇帝去杖絰表

臣某等今月十七日慶壽宫西序奉慰伏覩皇帝尚躬重服臣某等忝陪近侍獲奉清光適臨既禫之祥猶御始喪之服薦紳駭顧若無所容臣某等中權竊以日巳

就除可謂盡三年之報禮容順變所以通一時之權哀茍致於有餘過將同於不及大行太皇太后留仍几之命載易月之文如其尊行允曰追孝皇帝陛下奉喪情至予物仁深顧慼時之亡窮在聽政之已緩人心尚欝邦務未昭況若苫廬豈不極孝孫之慕然存杖經非以合聖人之經伏望退抑至懐俯矜羣議勉廸祖宗之故典若稽天地之大中易衰從常用覆嘉告臣某等無任

靈駕發引慰皇帝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日扈從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者

臣躬持使節祗奉靈輿辭覲闕以啟行即郊扉而就次

臣某中慰恭惟皇帝陛下授天至性執古達喪臨祖奠

以長違積孝思之鉅痛顧裁聖慕以應輿情臣伏恨總

使在道不獲躬詣闕庭謹奉表稱慰以聞臣某無任

華陽集卷四十四

宋 王珪 撰

表

免參知政事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前參知政事仍加食邑實封者伏以過被朝掄進陪國論處非宜而自疚寵適至而若驚中謝竊以崇建台司仰撫天事未有左右皆肅乂而百辟惰未有上下皆平成而萬物腓故參政事之

臣莫重國家之選苟容備位茲謂空官伏念臣識不足造幾材不足應務徒以諸生之學荷于累聖之知潤色文章從與遊于二禁彌縫獻納卒無補于一毫坐淹華歲之陰空點高門之地加壯心之未折復蕪思而多窮積妨賢畯之途屢丐江湖之守敢圖休綍之下更使蕞軀之承傴者既升彼指頂之愈衆負而且乘亦致寇之可虞伏望皇帝陛下歷選時英公回邦溴竊居高位免素餐之是詒還處故棲雖白首之無恨臣某無任

謝參知政事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前官參知政事仍加食邑實封尋具表辭免蒙降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伏以誤奉褒章擢陪宰論寵生望外愧越情涯 中謝 伏念臣早緣薄能得齒畯甲紬書天禄嘗進躐于並游視草玉堂空載鷟于冞入年陰薦易績用尤疎專腐儒蟲篆之文豈堪謀國念平日江湖之思止欲退身閒因對于清朝輒屢斲于閑地未遂懷章之去敢辭抱槧之勤不圖淵

畏猶錄舊物方即俊心之宅亦偕政路之求矧親決萬幾之難力折百年之敝圖事揆策追前王之未能聚精會神索一德之同至豈容迂學獲廁近司雖固托于孤誠終莫還于渙命覥顏承詔鏤骨知恩茲葢伏遇皇帝陛下鴻覆兼容大明獨照謂中書政事之本非務于近謀顧三朝侍從之臣唯矜于樸守臣敢不慎祗皇訓茂緝天功道在修身將每宵而自惕義形報國視九死以猶生臣其無任

謝賜生日表二十二道

臣某言伏以過被溫函特推異數省躬無似據寵為憂中謝伏念臣生雖逢辰學不貫道空玷累朝之遇徧躋近禁之聯屬神睿之嗣隆勞旰宵而求治曾乏涓塵之益以培日月之華遽進被于制綸使與聞于國論且短材難給殆為空位之人而舊物不遺曲記賤生之日出賜常于內府起殊觀于私庭此蓋皇帝陛下仁養衆賢禮優近輔何意衰齡之幸更叨嘉錫之榮誓永竭于孤

忠庶少酬于鴻施臣某無任

使馭趨臨俯闕于天檢私庭獲耀有駭于羣觀居靡自安思無以稱中謝伏念臣學雖望道器不逮人徒遘會于文明偶歷班于華近顧以孤忠之守荷于累聖之知方上德之日躋擢羣豪而時乂過收舊物俾貳台司聖畧機神曽乏涓塵之助素煒還律特旌犬馬之生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推君道之勤篤臣隣之愛曲將異數施及微才茵鼎恩深誤被養賢之制桑榆景薄益堅報國

之圖臣無任

詔使傳音遽闕于溫檢上臺將賜特厚于彝儀揣分過倫拊衷盈愧 中謝 伏念臣志雖鄉古才匪濟時徒被顧于三朝偶與裨于大政懷鉛抱槧學本出于書生澤國茈民術固慙于王佐候貫初商之序寵旌載育之辰論效何施饕榮尤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均天覆美篤臣隣舊物不遺以極遇賢之禮孤忠自守益深報主之圖臣無任

賜出上臺光生私室恩加典外愧溢情涯中謝伏念臣本繇孤羈進值休盛得並畯賢之軌偶塵要近之班合慮必精雖勉百為之務揆元經體莫裨萬化之成敢謂皇帝陛下濬發清衷曲存舊物均以弼疑之序旌其生育之辰飭使御以來臨被詔函而申奬禮將物貺秖貽竊位之譏恩大報微空負蓋高之德臣無任

詔使甫臨遽盼於天語賜儀特厚增耀於家庭竊伏再思愧無以處中謝伏念臣學雖稽古用不適時叨辱三

朝之知徧更二禁之直孤忠自信寸效莫施荷睿眷之過憐進台司而與政靦顔素食候驚五稔之移竭慮殫忠莫省一毫之補時涉初秋之序寵旌始育之辰此蓋

皇帝陛下推錫予之蕃嚴禮貌之遇大是瑣涼之質亦膺恩意之隆禮重褒賢不遺於舊物忠期報主願守於素心臣無任

申命使鑣肅將帝檢特推異數施及無庸据寵為憂撫躬增愧 中謝 伏念臣材無異衆幸有逢辰登累朝儒翰

之班乏一言左右之助逮神聖之建統攬豪俊以乂民曾舊物之不遺繇近扃而名用終鮮謀猷之獻空施夙夜之勞拙直一為咎讒衆至被涵容之曲甚慙哀晚之未酬豈謂尚記始生過饕殊遇既錫之牢醑又從以粟𩟄賜出上臺榮生私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厚遇賢之體嚴置輔之儀蓋禮本養賢昭發君仁之厚而義形報上敢忘臣道之勤臣無任

秋煒還律方懷生育之慈使傳臨門遽被便蕃之賜寵

加曲外娓溢情涯中謝 伏念臣偶以諸生進逢昌會歴朝班之通顯參國論之幾微寖誤倚求擢居丞弼恩隆効薄位愈進而愈驚任重責深勢彌危而彌懼況大明之溥照攬羣俊以龒成起修百度之新協應九功之序衮衣何闕曾無小補之施台鼎未調更竊大烹之享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隆馭邦之策嚴置輔之儀記由念于始生將賜儀之既渥觀雲需之象實豐飲食之頌歌天保之章惟上罔陵之報臣無任

恩記乃生禮優諸輔陳上臺之多賜動單族之殊觀惕然汗顏僂以承命

中謝

伏念臣偶縁孤學寖誤聖知甞參國論之餘遂正台司之陟方眞人有為之際蓋不世難遇之時仰皇德之日躋歎淺能之坐媿位隆三事已積空官之尤禄厚萬鍾更廣浮食之誚不圖異數忽及茲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渥惠以賦賢推孝心而逮下特表柄臣之遇奚勝私室之榮禄不逮於養親空懷永世之慕忠可移於事上何惜一身之捐臣無任

詔函甫暨臺饋申頒絕衡弼之異恩動里閭之殊觀中

謝

伏念臣所懷蹇淺自奮羇單方少而孤每感劬勞之日其生也幸得遭熈盛之朝遂以區區投老之身而處赫赫具瞻之地與圖邦政固無經遠之謀式燕私門更誤養賢之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寵綏近辟丕冒庶工謂君臣同體則憂樂宜均而上下相求則報施為重幣繒實篚寵已厚於解衣餼廩盈庭愧有加於浮食敢不內竭樸愚之守上酬獎顧之深臣無任

誤奉明恩曲頒異數禮雖有舊分實逾涯中謝伏念臣以羇單孤陋之資值希闊盛明之運親蒙聖拔遂貳政機以道事君有一心之死節匪材當國幾衆毀之捐身方位重而憂深更寵加而禮至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舜孝誕敷堯仁丕冒記犬馬始生之日知有感於劬勞推君臣同體之心欲俯均於憂樂盤盂鏤器綺組織文將此實筐之衣申以在坰之駟乾坤大施顧享之以不貲螻蟻微軀愧欵然而未報誓益殫於孤樸期少稱於甄

明臣無任

使華泊館臺饋盈庭被聖造之異須出朝彛之絶擬中謝

伏念臣生而踦蹇學至陋迂徒際昌時遂塵重任時髦並進方懷竊位之虞家食已豐更厚養賢之禮顧積勤之何取秪冐寵以加慚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物徧德容時均澤及念邦政之大而不忘舊人之共屈帝扆之尊而特嵗孤臣之生老且思親靡及奉牲之養忠而事上惟堅填壑之圖臣無任

素旂環陰溫言發詔禮雖存於舊典寵實冒於等夷中

謝

伏念臣本起諸生誤尸宰事有飭躬之一節無經國之大猷顧位重而多虞每恩深而自愧敢意始生之序薦饗𧺝數之臨綺組光華盤盂雕錯念殘骸之未泯既頒御府之衣念駑駕之不前更錫天閑之駟周旋被惠踧踖無容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天覆之仁篤臣隣之愛靡問職勞之薄有加賜式之蕃禄不逮親追極桑弧之感心惟許國誓殫犬馬之勤臣無任

使瑺傳命賜篚生華奉牋踰倫溢情知愧中謝伏念臣誤蒙聖獎登倫宰司舉無軼於衆材居莫勝於大務驚炎凉之寢易加筋骨之向疲進無以贊非常之功退不敢懷自安之計未離曠斥實頼保全何意始生之辰更有異等之澤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推厚賢之禮廣存舊之風豈獨重一時之恩亦將為庶位之勸過及庸陋大蕃寵休茵鼎承榮顧念親之匪逮罔陵歸福思報上以何窮臣無任

歲籥環陰方結劬勞之感使貂泊館特持賜予之優揆稱無容循涯自愧 中謝 伏念臣謬奉神簡叨陪政機當難遇之盛時專久孤之樸守聖蹟功就既高二帝之行器狹任隆終鮮一塵之助正懼空官之責何勝異數之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申眷近司惇修故事厚其幣帛得盡鹿鳴之誠壽如岡陵敢忘天保之報臣無任

寵光下濟餼廪申頒荷聖造之生成優輔臣而飫賜 中謝 伏念臣生而孤蹇少也賤微獲際昌期久塵重任鼎

司濫處方懷覆餗之憂家食已豐更玷養賢之禮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堯仁溥及湯德兼容道並乾坤澤均雨露記犬馬始生之日品雖下而不遺推君臣同體之心感至深而難報幣繒充篚饔餼盈庭戴厚意以戰兢省素餐而勉勵腥必熟而薦獻恩罔極於劬勞惟堅移孝之誠庶有顯親之效仰酬洪覆敢惜餘生臣無任

詔函俯及禮數優加受寵若驚冒榮為懼 中謝 伏念臣遭逢盛旦寢服近司雖愚樸之內殫在經綸而何補敢

圖生日併辱殊恩綺組光華盤盂雕錯笥衣出賜袞微不稱於身章厩乘分班勉强自慚於駑力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均照圓蓋推仁不以具臣略其舊典方勌勞之未報加錫賚以逾涯禄不逮親念桑弧而增感心惟許國與芻狗之無知仰荅洪慈誓堅素節臣無任

謝中

温厚溢言便蕃加式俉王人而臨諭耀私室以増榮

伏念臣叅誤時恩久冡宰事奉令承教敢遑終食之間經體贊元未效秋毫之末每退循於蹇淺恐終累於

休明豈謂矜寛中加寵賚叨榮雖異揣稱奚聞且致養
之勤悲莫深於弗洎而揚名之美忠自信於能移誓竭
罷罷之思少致拳拳之義臣無任
寵私未愸蕃錫有加徒知拜貺之榮孰識論酬之所中
謝伏念臣少承緒業初乏遠猷會逢聖運之開登備宰
司之曠已侵尋於歲月無補報於涓埃況在循名責實
之時尤難當軸處中之任乃瘝厥位以忝所生寛慈未
即於明誅寵奬更叨於異數想像桑弧之設指景難追

咨嗟蕭露之濃捫心獨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明旁燭以盛德兼容謂操柄以馭臣宜致誠而加禮意有鹿鳴之厚敢不盡心美同天保之歸庶能報上臣無任

王人甫暨帝賚有加品物在庭恩光動室中謝伏念臣持孤愚之守偶盛大之期顧當蒲栁之衰年尚竊機衡之重任曾無禆補猶冒休華寶詔發函曲記載生之日大官第式更陳多錫之儀僂以自思顧無足稱斯蓋伏遇皇帝陛下楙優賢之寵行推食之慈雖舊典之按行

盖宸心之過軫蕭然白首豈忘負米之貧歘爾餘陰敢
後捐軀之報臣無任
曲膺天獎薦降詔文拜賜之優以榮為懼 中謝 伏念臣
寖踪孤學韶冠近司空殫歲月之勞曾鮮毫釐之補久
顧還於重柄庶少厭於浮言仰識矜憐未行罷免載臨
流火之序猶念射蓬之辰珍幣盈庭加襲衣於賜篚寶
麃照路下駿足於天垌敢以無能頻然當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侔乾施體厚臣隣禮以養賢為先事不因

人而廢顧茲寵異屬在衰遲志欲養親靡及南陔之戒忠於報上願輸天保之勤臣無任

勑使踵門曲諭褒言之縟大官庀物載申異禮之蕃荷寵過庸臨淵加懼 中謝 伏念臣蚕躬樸學寖歷近班濫持守於鈞衡謾侵尋於歲月贊元經體實負素餐當軸處中有孤羣望適九秋之肇序方六射之肖朔猥加臺餽之儀特畀天厨之品饌羞豐碩蓋使識自養之榮醪酒旨清又將蒙既醉之福惟是深仁之難報曾何飫賜

之足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貌嚴於輔臣賍肹厚於
拜式隆漢家推食之恵增周雅錫朋之休生有至恩不
及承頗之養晩圖一節惟堅事國之忠臣無任
聖言如綍有温厚於芝函拜錫自天發光華於部室榮
踰素望媿溢常涯中謝伏念臣以固陋之資被睿神之
眷適預歷於政路復冠列於台司歲月崢嶸而屢更精
力勤勞而莫補速譏讒於衆口愧功烈於前人逮茲苟
完安有横冀載及桑蓬之序方深岵屺之思念莫報於

劬勞敢饕承於恩禮良金燭乘嚴寶鈞於天駒藻帛絢
文雜華章於笥服豈繄蕃庶併及衰遲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敦舜孝以儀民軫堯仁而冒物特厚柄臣之遇過
盼御府之珍交孚曲記於賤生愽愛乃容於濫賜漢廷
拜寵雖慚稽古之工周雅有章願上如岡之壽臣無任

謝兼端明殿學士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兼端明殿學士者外孚皇藻既
冒寵於禁林入奉清光更加榮於秘殿恩非常擬望出

意涯臣某中謝伏念臣少起寒生夙陶盛化以孤童而就學承素業之傳家遽踵畯英之游徧歷華顯之序嚴扃預名自嶠一紀之遷從橐無言空黙兩朝之遇加以介愚少與讒訾積生南國分符惟望江湖之守西清仄席詎勝朝夕之咨敢謂皇帝陛下念學古之素勤記受遺之前事特下十行之札申諭至明使兼三組之榮莫容固避雖曰濫賞豈不戴曲成之私猶能隕身厥幾盡一節之報臣某無任

賀皇帝痊復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三日聖體康復御延和殿親見羣臣者伏以天下之務劇故神寢勞則爽觧上帝之監微維德至盛者保福方清躬之凝裕固萬姓之馳歡臣某等(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拱黎庶之元擘權綱之會持已安之勢而益戒思未皇之事而是圖尚意德刑靡中日焦勞而究民隱風雨未若時恐懼而答天心適履晦明之交稍違宵旰之嗇宗社所以擁右乾祇罔不顧

懷喜勿藥而就寧錫無疆之來祉家邦粹靖日月休華五老之告帝符重見河圖之瑞南山之如聖壽永歌天保之章臣某等誤服朝知與財時柄九宸之邃宜頋處於太清萬事之機頋責勤於庶府瞻輸重陛鼓躍一心臣無任

謝賜修實録奬諭手詔表

伏奉手詔以近傳宣取索仁宗實録二冊入内特賜奬諭者伏讀歎驚戰汗失次恭以仁宗皇帝享御天下四

十二年豐功茂烈實配天地宜得遷固之材以論譔本末著之無窮先皇帝廼誤以臣等充詔而歲月淹晚未克就緒伏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追悼文武方虞罪斥而特形手札之賜奎壁宸謨驚震羣視雖前世史官饕蒙獎遇未有若此之比也臣某等敢不夙夜研思趣成大典勉以稱陛下褒勵之意臣無任

賀同天節表

臣某等言伏以正陽旅月大夏御辰屬誕會之載臨浹

羣情而並豫臣某等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躬禹勤儉憲堯聰明兵寄於農抗武威於萬里士成於學恢儒教於一時肆揚丕休變出前古履乘離之首氣紀出震之盛期運感赤精茂漢風於六世慶逢華旦邁舜治於千齡臣等早被聖知功聯政路南山聲頌海寓同歡臣無任

代叔父光祿卿乞致仕表

臣某言伏以事君之節心雖勉而力有不能過臣之方禮欲至而祿非可強竊循大義以露危情中謝伏念臣

少孤單自肩忠樸猥薦更於事任皆誤出於選求中遣
計廷晚官卿寺雖不能經道以濟務亦未嘗辭難以愛
身頃盜起於南荒方毒罹於列郡顧在繹騷之際粗施
拒守之勞肆睿德之初臨攬政綱而大舉而臣遠居藩
土躬帥詔條偶緣考課之優首被賜書之奬念宦游之
累紀亦寵過於常倫今年加而志彌衰疾侵而形愈耗
遂行不止聽鐘漏之幾何以老自娛與禽魚而尚逸伏
望皇帝陛下廣天容之造遂人欲之私使優游於殘骸

得涵泳於皇化身留江海敢忘北闕之恩志在邛園猶
獻南山之祝臣某欲乞特守本官致仕臣無任

進國朝會要表

臣聞自古帝王必有興治之迹垂諸萬世而可法不在
簡策乎唐有天下逾三百年制度文章可謂盛際正元
間蘇冕始為唐會要其後崔鉉續之王溥復加補綴而
一代之典修矣國家奮起唐季五代敗壞零落之餘規
模閎遠聲昭亡前肆我仁祖爰命邇臣纂修本朝會要

肇自建隆以來止慶歷四年成一百五十卷副在秘閣歲月寖深後事莫述皇帝陛下天縱神發惟所規畫靡不丕就閒者躬下明詔嗣恢前志命官以次添修十有二年始克成書續以慶歷四年止熈寧十年通舊增損成三百卷總二十一類八百五十四門其閒禮樂政令之大綱儀物事為之細目上自帝后以底臣庶内之朝廷施於蠻夷有關討論顧無不載其文至簡其事至詳助溟渤以會百川仰高明而包萬象稽參盡在推而易

行豈止便遺訓故實之求抑亦信疊矩重規之盛臣與
觀聖作粗摭前修惟殫部落之勤無益事辭之實干冒
宸攬伏增愧懼臣無任

華陽集卷四十五

宋 王珪 撰

議

仁宗謚號議

臣伏奉勅命以七月二十九日集官於南郊壇告天請到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差臣撰謚及廟號文者臣謹上議曰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迹者薦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方而不有其功者建謚

于帝伏思在昔帝王生膺大名終紀大行使金聲而玉振之以昭乎無窮之聞者帝莫盛于堯舜王莫隆于禹湯也葢易名之典下不得誄上古者將爲至尊之謚必質于郊然後定之玆所以推天下之至美明天下之至公雖天子不得以自專也洪惟大行皇帝躬上主之姿承累聖之序流至德之愷悌履放勲之欽明苞富有之業而能守以約攬泰定之勢而弗恃以安固嘗邈然究視所未形倪然精思所不及謂天命之匪易乃嚴恭

戒懼庶以答靈心之顧謂民懷之靡常乃涵容煦沫庶以陶善類之歸知括萬物而不可測恩滲四垠而不可形如兩儀之無不幬載如三辰之無不臨燭于時修廢官繼絶世禮高年勸力穡減常賦抑末游虛已以遇豪俊之才降志以從忠直之諫振立賞罰而權衡之章明典禮而黼黻之宥恕刑獄而蕩滌之惠哀困窮而衣食之人情莫不欲逸愛其力而不勞人情莫不欲壽輔其生而不傷羣公庶尹罔弗夷正相與謀王之朝殊鄰絶

區罔弗億寧相與慕王之境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罔弗順祇相與立王之塗葢仁政之施沛然其若是莫之能禦也矧夫耕籍于千畆之田祫祭于先王之廟報天之誠篤則八奠於圓邱嚴父之志盡則再侑于明堂宗室既蕃則廣諸分玉之愛邦統未貽則豫有主器之屬下議樂之詔以考鐘石之和置寫書之官以緝經墳之學邇英敷席圖講藝也凝機校字資味道也藻思粹發窮聖作也飛毫灑落肆天縱也知聲色之靡伐於德義于

是乎屏燕飲之娛知雉兎之獲殫于精神于是乎絶盤遊之欲念組織之勤則却服御之華念土木之費則損宫室之麗西羌阻命不欲久戍勞師而遂納玉關之誓南蠻肆奸不欲深入薄寇而自致藳街之戮時則有喻沙軼漠卓犖之貢委應圖合牒汾濤之瑞蔡四十二年于兹可謂海内大治矣竊迹羲皇之前敻乎莫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揆厥所元終都幽冀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方將勒鴻休受永祐豈圖神機歘壓邦釁上延仙鼎已

成不返荆山之御玉衣雖在空陳渭水之遊嘉原既新同軌畢至下華蓋于北極引龍輴之西巡此萬國所以摧心三靈為之變色有司由是飭舊典冊丕稱皇哉邈乎幾有以綏王靈而炳帝烈也謹按謚法治民無為曰神經緯天地曰文通達先知曰聖保大定功曰武照臨四方曰明慈惠愛親曰孝若乃羣生嘻嘻鼓之舞之不知至化之所自然非至神乎制作禮樂際天接地煥然大備非至文乎永惟宗廟之奉實發先識以建大本非

至聖乎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之警非至武乎遐末荒昧之情格于聰明而無所遺非至明乎惇序九族以述夫先祖之志非至孝乎粤廟號之建尚矣惟其歷古聖賢之君莫不極其所以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于代相襲之夫仁者聖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耶抑當時鴻儒鉅學及咨于稽求將天之所啓期以克配大行之廟乎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歟唯功以創業爲祖德以守成爲宗皆尊尊之大誼也大行皇帝尊謚宜

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謹議

廟祭與忌日同請不去樂及加牲香議

翰林學士王珪言准中書批送下太常禮院狀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天地日月社稷其行禮日與國忌同者自慶歷至嘉祐凡八祀皆援太常新禮天禧二年六月十七日立秋祀白帝以文懿皇后忌同樂備而不作伏緣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在禮固不可闕謹

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寛自以情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樂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寛議爲是宗廟如此其天地日月社稷用樂明矣臣愚以爲凡大祀天地日月社稷與忌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宗廟如寛之議所冀畧輕存重不失其稱又五方及感生帝皆大祀其從祀牲用羊一豕一褚祭正位從祀一百九十有三牲用羊二豕二釋奠雖曰中祀至聖文宣王配位從祀九十有三昭烈武成王配位從祀

七十有五牲用羊一豕一封割殆不徧足臣謂宜度大祀中祀從祀之位其以差加之又立夏祀赤帝竊見祝版御所自署其恭且嚴如是諸祠而大府寺所供香殊爲尠不稱崇祀之意本院據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患謂忌日也忌日不樂謂不舉吉事也然而禮令即無忌日享廟廢樂之文至唐始有祭與忌日同則縣而不樂裴寬建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樂備而不奏當時雖從寬議亦無典據臣等按禮家之

說祭天以烟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狀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召于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于陽也次灌地求神于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

祭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每遇薦享作樂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别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祀天地日月九宫太一及䄍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于廟則樂不可爲如此則雖不能純用三代之禮亦可廣孝思之至祀五方感生帝䄍百神釋奠文宣武成從祀者衆其用牲既少俎實幾不能充宜加五方感生帝

羊二豕二百神羊五豕五文宣武成羊三豕三中祠小祠大府寺所供香大祠宜視中祠之半中祠宜視小祠之半諸大祠降御封香並請如祀昊天上帝之禮臣某等議社稷國之所尊其祀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請不去樂餘並如禮官所議臣珪等謹議

濮安懿王典禮議

翰林學士王某等奏今月某日中書批送到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韓琦等狀奏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秉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祖宗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厚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

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進呈奉聖旨候過仁宗皇帝大祥别取旨治平二年四月九日再進呈奉聖旨送太常禮院與兩制待制已上同共詳定聞奏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

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
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爲
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
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謂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
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能專壹於
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
推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
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宫車晏駕之後援立之

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
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
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
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
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
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爲今日所以崇奉
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
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

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臣等謹議

濮安懿王合稱皇伯議

翰林學士王珪等狀奏准勅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韓琦等奏准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襃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臣等伏詳王珪等所奏未見議定聞奏候勅旨牒奏勅依奏右謹具如前臣等

參詳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

仁宗即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親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

帝其屬爲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臣等謹議

再議濮王手詔近中書門下奏下尚書集官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如聞論議不一宜權罷集議當令有司更博求典故庶合禮經臣等再上議曰竊以爲父母天下莫隆焉至于繼大宗則殺其服何也大宗之統不可絶

而父母有嫡長之奉也視其服紀之隆殺而知聖人制禮之意也知名之不可以貳也名也者天下之辨也所以別嫌明微而不可以不慎也爲父母報云者記禮者之文其勢然也不可云爲叔伯報也律令亦猶是也漢宣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容可以稱其父爲皇考然議者咸以爲非何也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陛下既稱仁宗皇帝爲皇考又欲稱濮安懿王爲皇考則是兩統而又二父也又重於漢之失也非所以嚴

宗廟也非聖人制禮之意也爾雅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國朝之制伯叔凡弟子姪皆加皇字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為先生則陛下亦宜依爾雅及國朝故事稱皇伯而不名如前議為便至于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朝之所法今以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凡五篇其間議有是非事有當否惟陛下裁處之大抵祖儀禮者為合乎經也臣等謹議

斷范亦顏論追尊濮安懿王是非議

臣伏奉聖旨看詳范亦顏文字斷其是非以聞者臣謹上議曰竊以兩統而二父不可以正天地之大倫也先皇帝終喪三年始詔羣臣博求追尊濮安懿王故事而羣臣據儀禮喪服先皇帝雖懷本生之愛而廹天下大義卒用羣臣議建園廟于永安令王之子歲時主其祭祀而不易其始封之國此豈不安於禮乎今亦顏言陛下擢前論事者呂誨等是暴先帝之過舉而自取美

名其於子道豈小缺哉臣觀先帝初未嘗有追尊濮王名號之意方仁宗喪未除宰相已有請於朝其後誨等爭言不可用定陶共皇故事而絀之天下皆罪在宰相而知非先帝初意也夫先帝所未嘗用今知其材而用之先帝嘗所用後或得罪而去之是皆以爲不孝乎此亦顔之奸言欲以揺惑陛下之聽也亦顔又言舜禹皆受禪舜不郊其父而禹郊之湯武皆受命湯不追王三世而武王追王之伊尹周公皆攝政太甲不以天子禮

樂賜伊尹而成王於周公賜之臣以謂舜禹之受禪湯武之受命伊尹周公之攝政豈有繼承統序之事如先帝之時此非所引也亦頗又言言者只知漢而不知三代只知師丹而不知中庸臣以謂言者之據援儀禮三代之禮也中庸曰非天子不得議禮是天子可得而議也然儀禮之變須反經而合諸道兩統而二父則不可以議也此非所引也亦頗之所引固不足以論其是非也伏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博通古今知仁宗所以託

先帝之重推而上則祖宗之大統名不可以貳也推而下則子子孫孫萬世相承德不可以忘也亦顏之言雖知不足以惑聖聰然中外已皆聞之誠恐茍有附其説者則天下議論又將沸騰而不可止其言先帝被辱無窮陛下之鈌子道皆大不道願正其罪而誅之臣謹議

請權罷臘享議

同知太常禮院吕夏卿狀古者新君踐阼之三年先君之喪二十七月為禫祭然新主祔廟特行禘祭之始禘

是冬十月行祫祭明年又行禘祭自此五年再為禘祫喪除必有禘祫者為再大祭之本也今當祫祭緣陛下未終三年之制納有司之說十月依舊時享然享廟祫祭其禮不同故事郊享之年遇祫未嘗權罷臘祭是則孟享與享廟嘗併行於季冬矣其禘祫年數乞一依太常禮院請令年十月行祫祭明年四月行禘祭仍如夏卿議權罷今年臘享

謚號當先告天議

臣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真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為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今擬上先帝尊謚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

烈有以信萬世之傳

服除躬行郊廟議

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為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

何必高宗古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代人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為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又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况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

合祀天地於圜丘臣等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飾事者皆不可廢

真宗雩祀配議

翰林學士王珪等言殿中侍御史趙鼎奏唐故事已有遞遷之典最足考驗臣復請遞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太宗專配上帝祈穀孟冬神州地祇循用有唐故事如此則列聖參侑對越於昊天厚澤流光垂裕於萬祀臣珪等按祀典天地大祭有七皆襲用歷代故事以始封

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至於明堂之祭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真宗則以太宗配在仁宗則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方仁宗始以真宗配明堂罷太宗之配而太宗先已配祈穀雩祀神州地祇本非遞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當罷難議更分雩祀之配詔從珪等之議

仁宗配享議

治平元年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

制同議仁宗配享何祭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經郊祀録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當以仁宗配享明堂

太祖配享議

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皇祐初三聖並侑後復迭配未幾復並侑頗違經典請下兩制議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

帝義之至也然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正月詔南郊以太祖定配

陵寢議

范鎮奏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沿寶法物與平生衣服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詔檢討官尋典故及兩制禮官詳議學士王珪等奏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

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不皆納於方中亦不盡陳於陵寢今宜省約以稱先王恭儉之實

策問

司馬遷之為學博矣然班固譏之以為上下數十年間多所牴牾是非頗謬於聖人方遷之時尚書孔氏詩毛氏傳者猶未盛戰國之史又為秦所焚滅而諸子說客各自著書其言古事往往增損以就一時之說遷博觀

而兼採之宜其有不合也今夫學者上觀堯舜三代下及秦漢以考聖賢之遺迹固知遷之書有不合將索其所以異於詩書春秋與戰國之載著其得失使史記得為完書以信班氏之譏然則可概舉之乎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華陽集 卷四十六至五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錄舉人臣李憲喬

謄錄舉人臣秦㮙

謄錄舉人臣楊炤

華陽集卷四十六

宋 王珪 撰

啓

謝進士及第啓

臣某啓三月二十二日皇帝御崇政殿放榜伏蒙聖恩賜進士及第仍當日釋褐者廷對在前唱名居右顧已才之甚淺拜君命之誠優望有所踰媿無以避切以君道有紀則英賢遂游天時不綱則文雅有闕故漢繼三

代儒盛而益衰秦墜六經士賤而若棄視古風迹沿世污隆然而雖懷材而不得時既逢辰而不見用邈然相失寂爾無聞此名士所以勉力而趨英主所以虛心而待要適其會以成厥功茲事良難須聖而作我真人之守命王中天而立基永為典章一正統類民氣清淨以召太和之風帝業焜煌以享無窮之美然而王室居四海之大宸居攬萬幾之煩謀慮既深權剛至重貴待衆哲以昌永圖乃下歲舉之音益有才升之望首自中府

施及外方凡洎為儒靡不欣命至於祐社稷而樹大業守封疆而發遠謀繫民之安危與國之休戚皆選此路實重於時宜得異論以稱上意伏念某肖貌非粹業文至疎間非一師雖及夏侯之學身兼數器終匪薛宣之能無結駟之華難歷干而取貴有西郊之樂幾屏居而言歸徒以家緣清芬幼服明訓俎豆之事況魯人之嘗聞聖哲之書亦漢士之所好未嘗忘儒素之緒豈敢忽歲時之陰以至天下精祲之交國家表裏之體間以持

論居嘗用心閭巷棲遲而自如風雨勤勞而不顧日以
益勵期於有成矧睿神之獨臨方俊豪之交會四門皆
闢有紹舜廷之風六科並張不減唐家之訓乃迹前代
斯為盛時此而不圖後將何振始由舊里濫居人之首
推旋登太常藉羣英而並進法座嚴密中庭肅清謂天
感以德聖人所以專奉謂德主於順王者所以圖興詔
為目題聳於衆聽屬在甚愚之識曷究大義之歸僶俛
僅成怔忪俟退豈圖程覆之至復玷采收之明倡士礜

之上游並天倫之榮綴叨時嘉寵副上勤求自惟非才不勝厚幸此蓋伏遇某官厚兼容之度躬與進之風多銓品於人倫喜奬訓於士類致此甄擢亦被庸虛敢不飭己之勤奉公以潔無百謫之愧以敗於官塗有一心之勤少裨於王事上答生成之賜次酬教育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直集賢院啓

右某啓某伏奉宸恩授前件官充職者給尚書之筆誤

被於試言趨承明之廬騶容於番直冐寵優甚拊躬悉
然以建儒林之官開祕書之府固嘗會聚寂寥不詔之
典延致魁梧卓犖非常之倫以辯論古今義理之原而
啓發國家文章之事深惟在昔常意斯文而自歷周之
衰孤秦為之焚棄涉唐復起五代仍於亂離蓋事物寖
微不可終廢聖賢更作於時一新惟神宗解苛嬈之餘
履文明之治乃憲東壁圖書盡藏其中乃徹西昆英豪
悉叢於上教化淵源之所出禮樂揖讓之所司天章發

於無垠王業爛於所覩夐攬高誼作休盛期肆於貞庭沛舉能事上方嚮意文學稽古典章惟是天祿石渠侍從之臣皇墳帝典大常之道退則紬繹勞於諮詢故儒術之益崇而上眷之曲厚雖未嘗親刀筆之務貫金革之行而進用常出於士先功名亦絕於武右匪資俊異曷稱寵求如某者稟生孤蒙涉道迁鮮少亡馳騁詞章之氣以動於俊游長亡耿介節義之雄以追乎時好徒以槩攬方策粗知治道之然嗣守鎡錤不忘父兄之作

逢辰熙盛樂道粹純偶濫菑川之推幾冠平津之等一會都於淮海半符留於京師無職事之皇居有謗譏之交中斥屏星之舊幾去避於使威矜佩刀之奇或枉嘉其公器因勞而厭俗未老而驚衰比鴈門之終更裁茂陵之自脫屬露之疾寢留於江湖而旦暮之心常馳於省闥連蹇自信罷駑不支閒外邸之來趨久高門之末省奏公車之牘分從報罷之歸賦平樂之題私有類倡之悔敢謂宗公過採主澤誤沾待以異倫擢之踰等易

草莽之疎賤親日月之光華入預禁嚴盡窺祕奥躋道山之藏雖懷陟岵之傷獻儒館之歌又繼吹塤之樂而況儲宮德義之傅蓋重於老成虎觀經術之疑實該於學問乃容曲士以副兼材將何以剖判乎藝文磨礱乎事業進肩國器取重時名望出意涯榮兼幸會兹蓋伏遇某官躬致主之策勤好賢之心惟方重以鎮天下之浮惟謙裕以導天下之壅引國大體為時至公故洪鈞一陶物不偏茂廣廈叢倚材無少遺施及無庸玷於兹

舉方當陶風化之厚蹈名教之歸矯其所未中策其所未至敢以異辯而惰先訓媮安而尸厥官堅伯魚之心一期聖主之遇顧豫子之報敢忘國士之知區區之愚力底於是

謝知制誥啟

右某啟某伏奉宸恩授前件官充職者載右史之筆初冐於清光典四禁之文遽更於近職寵非材稱幸出意涯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家國之盛而能鼓舞天下之動

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號令風采恐未易講寥廓之治追醇醲之風蓋在古二帝之遺書而大訓之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之所淵徽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元之緑其間詔書之始下政事之所施固多高文大册之傳嘉謀讜議之益使王言溫潤而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會於皇彌文上有帷幄宗工鉅臣以經綸風化之源下有蘭臺鴻儒碩學以闓劘精祲之際況名命之所出而禁嚴之所司匪肩異倫實

黜華序如某者姿稟沉霾器能楞踈學承之迂闇於古今治亂之適識滯於用藐亡賢知馳騁之竒偶濫偫於計吏幾躐先於辭級往禆劇治趨駕屏星之車還預雋遊誤對高門之地未及承明之餐已攖司會之繁一涉丹墀得識天下之能事更持紫橐媿亡史臣之多聞敢意睠奬之靡遺乃擢瑣涼於非次給北宫之札才奉試言之榮荅淮南之章俄參視草之寵重念出書林之直有先人手澤之存即綸闈之趨仍伯氏詔文之舊豈容

單陋寖竊高華茲蓋伏會某官以材猷粹純學文雅之望以風誼高博主名教之歸啓廸當世之事功樂育四海之豪畯如大庭之旅萬玉不以碔砆而即捐如匠石之區衆材不以梗楠而後巧致繆茲舉以矜無庸敢不佩飭訓辭參祈體論矯其一切之習策所未至之難慎漢制之頒期盡追於三代揚堯言之善使益誦於四方或犬馬未衰兾涓壓有補庶切君恩之報敢忘已日之私愚心區區未識所措

序

御製龍圖天章閣觀三聖御書詩序

臣讀詩至小雅之正見周之盛時樂賢人之在位而君道益自尊顯既飲食之又有筐篚鼓舞幣帛侑酬之禮恩勤返復以盡其歡心且君能下其臣則為臣者未有不感發忠誠思以歸報乎上上下相交四海蒙澤以致太平使國家萬壽之福無期極其詩傳於後代猶歌而取法顧匪盛德之事歟嘉祐七年冬十有二月戊申皇

帝秉暇日延羣臣觀三聖神翰於龍圖天章閣玩心文明藻思濬發遂賦觀書之詩又幸寶文閣親為飛白書使左右縱觀若驚鸞翥鳳與夫煙雲布濩之象莫不囬薄於筆下蓋天縱之能世莫得以曾闚也因以其書分賜從臣於是尚方給筆札臣琦等二十有八人咸賡宸唱以進既置酒羣玉殿上猶慊然有未盡意越壬子再召觀方國貢所瑞物其木石皆有文實天所以啟宋永命之符又陳先朝述作之文載披載繹以示祖宗稽古

之學而百王之絕擬也已而復燕羣王殿乃大合樂其初有詔曰幸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期與卿等共之唯盡醉勿復辭遂出禁中肴醴芳花異香瑰奇未見之物觴每行必命釂者至於三四衣冠愉愉不知涵濡君德之醉也臣伏思陛下臨御四十有一年未始少近宮室苑囿歌鐘狗馬之娛一朝游思清閒君臣相與終日飲酒而不失其正雖有周盛時之詩臣愚竊恐未能遠過也自昔帝王游觀之盛固有刻諸金石以傳於無窮矧

兹希闊之遇哉臣與游禁林又塵太史氏之職恭承明
詔敢拜稽首揚鴻休臣謹序

明天歷序奉
勅撰

歷數之起尚矣王者尊天養人制事施法一本諸歷今
夫歷歲者月之積月者分之積又推餘分置閏月以定
四時蓋堯之遺法也方堯使四岳歷象日月星辰而衆
功咸熈後世豈其法盡廢然而禍災之荐臻將其數之
戾耶夫數於天地之間終而復始用之而不窮非積學

不能考知其術而節序之所戾非數窮也歴之失也且物銖銖而較之至石未始不差況仰察天之三辰以候歳時寒暑之氣又推其薄食淩歴風雨雪霜之變其理至遠也久而不能無差其差則事易壊而不可久用也宋興百年歴四改矣曰建隆應天歴曰太平乾元歴在咸平曰儀天歴在天聖曰崇天歴鴻惟皇帝陛下承一祖三宗之烈欽受天命即位之始欲宣考天地四時之極以端大本為萬世則据舊歴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

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乃詔殿中丞權判司
天監周琮司天冬官正王炳監丞王棟主簿周應祥周
安世馬傑靈臺郎楊得言復作新歷凡三年始上其書
既而司天中官正舒易簡與諸生石道李遘更陳其家
學又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
講劉攽考定其是非上推尚書辰弗集於房與春秋之
日食參今歷之所候而易簡暨道等所學殊疎闊不可
用獨新書爲最密夫聖人因天地之命以厚生故歷失

必究其微將以奉順其氣使雨暘寒燠風之無不時則六極於是乎銷而百物於是乎蕃矣然則歴本之騐在於天其於生民之道顧不重歟且視四時者當察北斗視四正者當察大辰視一歳之事者不在此書乎凡新歴經三卷義畧二卷立成十五卷隨經備草五卷乙巳七曜細行一卷賜其歴名曰明天

送太子少保致仕李東之歸西京詩序奉聖旨撰

朝廷有爵禄車服之寵以待天下之賢豪而可貴可富

之宜其趨者不得止也然而君子未嘗枉道以處焉故觀其有所擇則欲進之心廉思其有所厭則欲退之情厲矧年耆而德充邈然有遺軒冕而去者雖天子不能以少屈也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侍讀李東之在先帝時數請老以去今天子即位乃繼上書曰先臣廸相真宗仁宗勤勞王家年七十二而致仕臣無功名在朝而年已與先臣等陛下不使臣去是使臣重得苟禄之罪而以辱先臣上度其不可屈於是聽以太子少保

致仕凡致仕閤門無謝辭翊日特召對延和殿既而賜
坐所以嘉勞之甚厚其將行也又特賜餞於資善堂命
講讀官臣王珪臣李受臣王獵臣孫思恭臣傅卞臣王
廣淵修起居注臣滕甫楊繪預其會會上凡六遣使存
問賜白金龍茶及給以優奉仍出禁中珍器勸飲者至
於再三徐又詔曰先帝梓宫在殯不欲親爲詩勅臣等
八人皆賦送行詩以進於是少保亦自進感遇詩一章
維少保大臣子而歴事四朝清夷端慎不汩汩於榮利

之事及老而得謝也神氣愈和間嘗與臣相從笑言臣疑其尚少也其家居洛陽有風亭水榭之樂又子孫申申乘朱輪紆紫綬者萃於一門茲固積茂行而膺全福者已臣嘗論爲臣之大節莫如識進退之分自前世蒙重位飾虛名及臨死而不知止者靡不取危殆如一有遺榮之舉當時皆慕完操而誦清風至後世而猶有聞此豈今者常無而達者常鮮歟上既賜以八臣所作詩乃召臣珪爲之序臣以謂少保之行得天子之褒如此

其詩將詒諸後而不泯治平四年五月十一日臣謹序

送刑部侍郎致仕李受歸廬山詩集序 奉聖旨撰

今夫仕宦而不得志猶或不能謝事以去況得位而志行是亦去之之難也朝廷養廉恥於士大夫故於其去也莫不致恩禮以表其所難其能矯世所競而厲己之所難幾希其人哉臣伏思先帝在東宮舊嘗延忠篤粹夷嘉美之士以輔於聖學有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給事中李受實維其人先帝即位之明年輒上書言臣

老矣顧無以裨聖化願乞骸骨以歸書至五六上它日自厚陵泣還乃復言曰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以自安也數有請於朝今又加以數年臣之筋力不能甚矣惟天子惻哀之獨念先帝東宮舊臣無幾而受之篤道潔身亦閔勞以官職之事於是聽以尚書刑部侍郎致仕十月庚戌召對延和殿乙卯詔侍讀臣珪臣光臣鎮侍講臣公著臣獵臣思恭臣卞修起居注臣繪飲餞資善堂上數遣使貽予之良厚旣又命即席賦詩

以送之昔漢二疏一朝辭位而去歸其鄉道路觀者雖嘆息以爲賢然不見當時公卿祖送之詩前日李東之去自經筵臣等已嘗爲詩今復使賦送受之詩誠以事在人耳目久則泯至於所命之詩則將流於金石之傳愈新夫然顧上之所以褒待師儒之禮何如哉東之素家洛受近徙九江雖世族不同然其迹出於一時世之言二李者不亦遠過二疏之事乎受且行自陳感遇之意亦作詩二章用繫詩末云治平四年十月庚申日臣

謹序

左街大相國寺釋迦佛靈牙序

西方有大聖人曰釋迦如來能以空覺諸著以真實覺諸妄以因緣覺諸死生而世無貴賤無智愚無苦樂咸嚮佛起恭求所以銷進罪福者惟恐後之其於尊人之功固亦閎矣始佛發大慈悲徧觀三界六道諸山大海天地含生究竟寂滅而為衆生說涅槃之法永斷諸有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是為大涅槃佛既滅矣天

人大衆咸欲佛牙舍利精進供養而不可盡得其後千餘年佛牙乃至東土者五今在西京者三在東京者二在大相國寺法華院者其一也初唐高宗顯慶中道宣律師居長安西明寺忽一夕足跌庭下有異人者捧而登曰吾五方天使也以師有妙行與北方毘沙門多聞長子那吒偕來衛師道宣因問佛所宣言教那吒自言我嘗見佛當佛滅時帝釋下取佛牙有二揵疾鬼藏身於茶毘處亦得佛二牙今以一奉師況師持靜密戒即心

爲境乃是親見如來那吒去道宣寳之衆莫得聞後授其徒文綱葬長安崇聖寺塔下至代宗出之會昌中復還西明宣宗時有檀越張義均者别建塔於崇聖寺以安之凡都人有祈嘉應屢見昭宗幸洛陽奉牙置天宫寺渉五代之亂亦晦其縁執祖受命以道宣所傳得之天神且疑非真佛牙遣使取自洛以烈火鍛之定果之色了然不動因而製顧文神宗又驗以火爲製伽陁文於是更大相國寺灌頂院爲法華院建重閣院中以奉

佛牙兩街承詔以義學沙門智照大師慧温者主之真宗甞供養於開寶寺靈感塔下乃瞻拜之暮神光交發亦作偈以嘆其事仁宗覺性自然大信三寶始以梵儀寶華迎至禁中且發祖宗御封而濯以海上薔薇之水忽於甘露穴中得舍利一其五色照人帝親貯之瑠璃瓶中乃復製願文既又作賛逾月始還寺以七寶莊嚴金盞三重藉以上妙白氎覆以瓔珞龍鳳之衣慶歴中會久不雨帝又奉而禱之須臾雨降復作金殿四門以

象天宫於是時萬衆莫不作禮而觀焉夫以金剛不壞之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雖示寂於一時然其真化之性隨機應現徧虚定界而不可思議故知生非為生住非為住滅非為滅也今微塵中不知佛説解脱之因而淪於若際可勝言哉若乃覩佛牙之存庶矣邪見斷而善根起也有苾芻若神智初昭應者一日歛祴而言曰我佛如是殊勝而自昔文學之士乃無述焉愚以謂五牙之來而道宣之所寳者尤異伏思一祖三祖所以

崇信之甚篤因刻文以示諸無窮之傳治平二年二月

乙巳臣謹序

華陽集卷四十七

宋 王珪 撰

祭文

隴西郡王祭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八月乙卯朔三十日甲申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恭僖隴西郡王之靈惟王世胄蟬聯叢光合慶懿后膺期天發嗣聖王於帝家叔舅之戚秉旄珥貂榮無世並天虖難諶命至不競皇

帝念親降與𥈭病舉苑之哀𥨎朝之聽贈衮九章葬車千乘王之始終恩禮用稱簫鼓夕鳴松檟秋勁爾酒既清爾籩既靖弔王之魂冥漠孰證伏惟尚饗

贈淑妃董氏堂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十月某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故贈淑妃董氏之靈天子後宮九嬪以祇曾莫我如其承有儀夕奄奪魄茫昧孰師撫有陳迹帝女之悲霜清高原雲飛差差玉杯之酹以寄遥思尚饗

攅所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十月某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故贈淑妃董氏之靈惟靈法度幽閑言容靖順與福之嗇文華兩零紫禁宵長虞淵日薄爰將清酌庸奠餘悲尚饗

贈太師定王允良堂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月日皇帝遣某官致祭於故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定王允良之靈惟王生於帝家世

大而昌將牙軒軒相紼煌煌遠轡之馳中歷用傷嗚佩不來奄塗于堂尚冀有知來顧予觴尚饗

神道碑

國子博士致仕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成國公程公神道碑銘

國子博士致仕程公之既葬也其子宣徽南院使安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判延州戡使人以告予曰我先君不幸材居于位而墓碑之未立後世將泯而無聞朝夕

以是為懼而不敢寧敢請以銘予得其世序之所以來又迹其所灊者厚而不克大發於時偉夫程氏之有後也為之銘惟程氏自重黎以來世其職不墜涉三代至于秦漢之間蓋不絕聞公之先出廣平近世始徙許州之陽翟遂為陽翟人曾祖邃避世不仕祖守瓌仕周為臨濮縣令贈太師中書令父思義少通經術而藩鎮屢辟不至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母劉氏追封魏國太夫人公諱坦字坦然治春秋三家學淳化三年賜本科

及第補鄆州司户參軍再調河中府河西縣尉歷遂州長江泰州興化二縣令杭州録司參軍舒州團練判官又為泉州觀察推官應天府留守推官故相張文節公知留守事被名還朝薦公為大理寺丞知河南府福昌縣徙益州廣都又知齊州禹城未幾請監許州長葛縣酒稅再遷殿中丞遂請老于陽翟明年會天子覃恩遷國子博士景祐二年十一月辛卯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七南院太傅實公之仲子也時守秘歸郡始聞公疾

即退斬解郡及承訃道中乃茹哀徒跣而歸後三年公

夫人王氏亦卒公世葬陽翟縣之麥秀鄉其將葬公也

卜其大墓之左不吉卜其兆域之南則惟食遂以康定

元年正月甲申葬公于後卜之原以夫人祔焉公初爲

掾鄆州會民有執盜者三人法當死州趣獄上公疑其

自誣輒留吏訊之果得真盜者自是雖他郡有疑獄監

司屢屬公處之多所平審在河西方朝廷治兵靈武而

文移急於星火又賊騎數出内侵公領數縣芻糧從間

道往饒塞下皆先期以辦在興化招流庸自占者數千家在福昌屬京師冬無氷詔伐氷嵩山下時近春氣燠氷不就縣人憂其責公往禱龍潭之涯而一夕氷合視之皆隱伏奇譎而不可狀衆以謂公精誠之致焉在禹城又招流庸數千家括隱田萬五千畝公自國子博士累贈吏部侍郎其為人衎衎然不忘笑言居官不苟求名譽而多隂施在人雖連蹇四十餘年未始有過謫夫為善者苟不耀自躬則遺諸後世蕃昌爲爽而不可止

惟公之仲子天禧中禮部第進士為天下第一遂登甲
科歷臺諫為侍從之臣其典重藩尤有聲其為參知政
事乃贈公太子少師為樞密副使又贈太子太師為宣
徽南院使又贈太師中書令為安武軍節度使又贈兼
尚書令遂有封成國且程氏之分雖盛於廣平中山而
世不常顯令公子與故相國中山程文簡公前後提旄
鉞俱鎮延州其勲名昭聞俱為國偉臣自國朝以來蓋
顯有二程嗚呼公可謂有子矣公夫人王氏封越國太

夫人子男五人長曰減試將作監主簿次即戡也次曰肇綿州鹽泉縣尉次曰戢河南府永寧縣主簿次曰羲鄭觀察度支使女五人長適進士孫起次適尚書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甫次適太常博士袁穆次適尚書駕部郎中張峋次適國子博士崔公孺孫男十三人曰莊尚書虞部員外郎曰縕蚤卒曰英蔡州司户參軍曰荀虞部員外郎曰安國蚤卒曰萬大理丞曰莞曰倩皆將作監主簿餘幼曾孫男七人銘曰士修於

家不苟以進公進自初弗矯弗競亦既有年豈不欲施
雖屈於用其終無隳公滀弗章時則有後允顯其人在
帝左右昌以贈公大啓其封尚書中書一品之崇始艱
終榮是謂受祉公雖云亡其聞不巳龔也誰卜不遠先
塋吏千萬年毋毀我銘

夏文莊公竦神道碑銘

皇祐三年秋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河陽
鄭國公以疾請歸於京師天子方憂思公飭太醫馳視

又以肩輿往迓之而公疾寖劇矣既就第未幾以薨聞
乘輿亟臨其喪視公形容槁瘁嗟悼者久之贈太師中
書令謚曰文莊輟視朝二日五年七月辛酉葬公於許
州陽翟縣三封鄉洪長之原既葬有詔史臣珪論次公
之世系與夫行事以刻其墓碑臣珪嘗讀皇帝以來姓
氏之書蓋夏出姒氏其後世乃弗顯至漢大司徒勤始
顯於永初之間由漢涉唐至於五代益復不顯公諱竦
字子喬姓夏氏其先九江人曾祖昱避世不仕祖與獻

書偽唐為晉陵尉仕不得志退居於家考承晧太平興
國初上平晉策太宗名見壯其説補右侍禁隸太名節
下一日敵騎突境上夜從間道發兵還與寇遇力戰以
没贈崇儀使自公之顯曾祖而下皆贈太師中書令尚
書令封晉齊魏三國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太夫人祖
妣黄氏封燕國太夫人妣盛氏越國太夫人初魏公死
朝廷録孤以公為潤州丹陽縣主簿景德四年登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遷著作佐

郎召還遷秘書丞直集賢院同編修國史判三司都磨勘司遷右正言車駕幸亳為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封慶國公初選文學之士以傳道經義宰臣旦屢以公言於真宗遂命勸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為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靈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史成遷户部員外郎是時參知政事丁謂請大治城西畷場釃金水作后土祠以儗汾陰睢上三司使林特欲於上林中為複道壞元武門以屬玉清江淮發

運使李溥又欲致海上鉅石於會靈池中為三神山跨閣道以幾遇神仙之屬方羣臣爭言符瑞公獨抗疏以謂其事闊遠非所以承天意遂皆寢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天禧初坐閏門之故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後二年復其禮部郎中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大饑百姓流亡盜賊相乘公既發公廩又募富人出粟十餘萬斛以賑救之其全活者四十六萬餘口巡撫使姜遵上其事賜書褒諭後民思其惠以其所賜詔書作金石刻焉

仁宗即位遷户部郎中又徙壽安洪三州洪之風俗右鬼尚巫所居設壇場陳旗幟依神以卜禍福病者輒屏去親愛其醫藥飲食如神曰未可即不敢以忤神苟死於饑渴則規囙寡孤維其意所出公索其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妖符怪籙神衣鬼帽鐘角刀笏之類以萬計悉令燔毁之乃言漢晉張角孫恩之亂不可不察朝廷為下詔更立重法自江浙以南悉禁絶之天聖三年丁越國太夫人憂是時章獻太后臨朝以公東宫舊僚又

復其知制誥欲服喪不許為景靈宮判官判集賢院奉使契丹公以魏國之殁敵難又毋喪未除義不得行乃抗章力辭之明年以左司郎中名入翰林為學士同勾當三班院尋兼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又兼龍圖閣學士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又明年遷給事中右府主進絀武吏而大臣多闕畧吏得因縁為姦公乃集考前後賞罰之所當者列為諸房定例而吏不得欺矣朝廷與契丹約和二十餘年北地久不習武事公以謂人事

荒忽不常而邉備不可弛乃屢陳所以守禦之策又明年拜参知政事祥源觀使於是請復六科又請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已而為宰相所忌復以為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丞太后上仙兩府大臣皆罷公為禮部尚書知襄州未行改潁州景祐元年徙青州明年徙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後二年以戶部尚書入為三司使趙元昊反陝西用兵乃拜公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康定元年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明年拜宣徽南院使兼陜

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還判永興軍又詔進屯鄜州始公西行天子遣使問所以攻討之策公乃言太平興國中李繼遷以窮蹙之兵屢冦朔方太宗嘗命李繼隆等五路並出旋亦無功而還真宗不欲罷關中之民唯戒邊吏嚴斥堠以備之令元昊畧有河外之地貿易華戎顧其勢相萬於繼遷也雖然其欲僭竊名號者不過要市朝廷耳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完計也願下令諸將敵即入冦亟入收保毋得與

戰彼既絶中原賜予又喪其縁邊和市可坐待其斃也
是時議者咸以公言為不然於是罷公節制判河中府
慶歴二年徙蔡州始朝廷鋭意興師及劉平葛懐敏繼
以輕賊失軍天子悔不用公言又申思令宰相臣琦使
還陜西嘗言公所以制邊之狀於是名為樞密使議者
尤以為公怯於用兵令而用之則邊將之志墮矣帝為
不得已聽罷之鎮客詔慰存之甚厚公既厭煩言乃上
還節旄願得益徙閒郡遂以為吏部尚書知亳州明年

加資政殿大學士又明年朝廷貸元昊之罪而西邊罷兵仁宗終以公言為是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又明年召公入為宰相制下外廷矣而議者詆公終不已乃復以為樞密使進爵英國公仁宗親作飛白文行忠信字及乘險字以賜之且言為時謗傷者甚衆而朕獨知卿也又明年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皇祐元年加兼侍中赴三城用祀明堂恩改武寧軍

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徙封鄭國公明年會夏秋雨不已河水大溢公親行隄上已而得疾其薨葢九月乙酉也享年六十七公少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歷之書無所不學其學必究古今治亂天人災變之原其為文章閎衍瓌麗殆非學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冊屢以屬之其譽滿天下雖出臨軍午入幹機務未嘗輒廢書也祥符中郡國多獻古昷鐘盤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公乃學為古文竒字至偃卧以指畫侵膚

其勤若此所治有風迹為民立伍保之法而盜賊不敢
發閭里又善遇士卒其疾病飲食自拊視之在陜西嘗
上十策通嘉勒斯賫結熟羌增弓手練强弩併小寨絕
互市之類皆當時施用之公自以材器高未嘗過許人
故士大夫遥生憚疑而少已附者公居亦防畏不敢以
貴執自安也臣珪伏思先帝臨御之日久其選用材賢
可謂至矣公始以文學輔東宫及帝躬親政事屢倚以
為宰臣惜其數離讒呰卒不從容廟堂與圖太平之功

非命也耶始樞密使田況嘗從公幕府及公薨以謂公有王佐之藴而不及施信矣夫雖然出入榮華四十餘年可謂盛矣所著文集百餘卷公娶楊氏封榮國夫人子男一人安期為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女二人長封仁壽郡君適尚書駕部員外郎賈守訥次適光禄寺丞賈延年孫二人長伯孫國子博士次伯卿太常寺太祝銘曰夏出姒氏自帝錫命其後分封以國為姓爰自三代涉漢東京厥緒可考顯維一人又千餘年曠不世

食㠜㠜維公實荒鄭國始以孤童朅來京師乃賜之策

大放厥辭於皇仁宗英照四方孽收羣豪寤寐弗忘帝

曰汝咨東宮舊臣左右予躬道德循循乃服大僚顯允

文武豈無嘉謀告於帝所西方用兵戰屢不克天子悔

之莫如公畫位隆隙開公豈不畏卒遭讒言不相摩內

凡今在位孰遇如公尚復公嗟靡志之從刻碑高原萬

祀無止其誰詩之有臣太史

狄武襄公神道碑銘

至和三年八月上以樞密使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河中尹天水狄公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三月感疾于州未幾以薨聞天子盡然輟視朝二日發哀苑中贈中書令太常誄行謚曰武襄既葬於汾之西河有詔史臣以刻其墓隧之碑臣謹案狄始周成王封少子於狄城因以為氏其後代居天水至梁文惠公乃大顯於有唐其子孫或徙汾晉聞公實西河人贈太傅曰應之於公為曾王父是生真贈太師太師生普贈中

書令其配曰兖國太夫人侯氏公其次子也諱青字漢臣生而風骨奇偉善騎射少好將帥之節里閭俠少多從之初游京師遂補拱聖籍中寳元之初元昊叛河西兵出數無功公自散直為延州指揮使延帥知公敢行故常使當賊鋒凡數歲出大里清化榆林歸娘嶺東女之崖木匱山渾州川白草南安安遠等戰大小二十有五中流矢者八斬首捕敵萬有餘獲馬牛羊槖駞鎧仗符印車錙重器物以數萬計嘗破賊金湯城至于乾谷

三堆杏林原遂畧宥州居帕克洛翠章洛諾爾將羅等族燔其積聚數萬廬舍數千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使不能闚邊以功亟遷至泰州刺史涇原議衛兵馬步署經畧招討副使上欲名見公會延𨽻平凉因命圖形以進繇是天下知公名公提涇原之師威震羌俗既而曩霄復稱臣西陲少事矣迺以公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徙鎮定路兵馬部署遷侍衛親軍步軍

馬軍殿前都虞候歷惠州團練使眉州防禦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遷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遂領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一日天子顧將帥之臣無踰公者乃名為樞密副使加檢校司空皇祐四年廣源州蠻酋儂知高僭竊服號以盛夏舉兵陷邕州濟舟而東又陷沿江九郡進圍廣州力屈不能下還據于邕所過吏民多被害江湖之南人心為之蕭然公于是抗章請行又因侍上間自言臣結髮起行伍顧無以報國今遠人跳梁不

足為陛下憂願將歲兵數千當羈叛蠻之頸致之闕下
上壯其言遂改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置廣
南盜賊事知檢校司徒上親餞于垂拱所以臨遣之意
甚厚先是蔣偕張忠等繼以輕敵失軍士卒莫有戰鬭
志明年正月自桂林次賔州會廣西鈐轄陳曙以步卒
八千潰于崑崙關公即按曙以不應令并殿直袁用等
三十一人咸以軍法誅之衆莫不惴恐既而頓甲軍中
又下令且調十日之糧或莫能測賊使人覘吾軍而還

黎明遂合三將之兵以行乃絶崑崙出歸仁鋪先自為陣賊果失守險遂悉其衆逆王師以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乘硧吾軍公親執旗鼓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非意時會暮賊前後不勝敵遂大敗馳騎追之斬捕二千二百級偽署黃師宓儂建忠等五十七人没于城知高夜縱火城中而遁明日破賊入城獲金貝之物以鉅萬畜數千悉分其麾下招復老壯七千二百零嘗為賊所脅者皆慰遣之以歸又斂羣屍築京觀于城之

北隅初有衣金龍之衣又金飾神龍干楯仆其傍或言知高已死亂兵中有欲為公亟作奏者公曰安知其非詐也寧失知高敢誣朝廷以貪功邪二月班師遂曲赦五嶺又布德音至于江湖之南公還為樞密副使進位檢校太尉河中尹俄拜樞密使賜第城南一區子悉優以官公固謝曰賴陛下神靈出師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之諸子非有勤勞何敢拜君命上固以寵之在樞密四年自以遭時奮用乃夙夜一心進圖國事雖權

幸不可撓以法上累訪以邊幾嘗從容陳所以攻守之
計天子深然之晚以盛滿為戒思避時柄遽終于陳州
享年五十公為人慷慨尚節義有大慮慎密寡言外剛
銳而內寬其計事必審中幾會而後發其行師必正部
伍營陳明賞罰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常以
少擊衆而所向無不靡與士同寒饑勞苦而又分功與
人未嘗自言安遠之戰方被創甚寇且至即挺身以前
衆莫不爭為用嘗獨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中見者為

之辟易令丞相韓公琦故資政殿學士范公仲淹同秉武節經畧西邊公時為裨將殊為二公見器仲淹又嘗以左氏春秋授公以謂為將者不可不知書匹夫之勇無足尚也公於是自春秋戰國至於秦漢以來成敗之迹槩而能通公為涇源招討起居舍人尹洙知渭州因與公善洙學通古今嘗與公談用兵之術稱曰雖古名將殆無以過其後洙以貶死為周旋其家事惟恐不及其徒真定道過故鄉謁縣先下車趍至令庭遂燕故老

於蠡下里中榮之公事親孝遭中書令之喪雖秪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方秉樞於朝奉兖國太夫人膝下舉觴于堂間又天子賜珍其家極榮養矣征南之日戒内外不以聞懼遺其親憂始行至邕會瘴霧之氣昏鬱中人或謂賊流毒水中且士飲者多死忽一夕泉湧於郊汲之甘洌遂濟其軍此非誠所感耶公薨之初詔衛公匶歸殯京師其葬也寵以鼓吹旌輅送于都城之西又敕所過郡治道共具發材官輕車至于河西卜用嘉祐

四年二月甲申之吉是歲以祫饗恩加贈兼尚書令臣甞伏讀兵法曰以治待亂以逸待勞此善用兵者也又考前史之載將而持重有謀者其出靡不有功如武襄之西定靈夏南平嶠外未甞不擇形勝整師徒先計而後戰遂摧兇陷敵名動殊俗為國虎臣善夫臣洙以謂有古名將之畧豈誣也哉公娶魏氏封定國夫人六男長曰諒殿班奉職蚤卒次曰洛西上閤門副使次曰詠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次曰譓內殿崇班次曰說東頭供

奉官次日諫內殿崇班説諫蚤卒二女許嫁而卒孫曰璋左侍禁曰瑀尚幼銘曰汾晉之氣蒙于崆峒有如其人武襄之雄始來京師感慨從軍以節自發孰莫不聞元昊畜奸歸節塞下西邊用兵露甲在野公出大里至于杏林奇謀縱横以讋戎心上顧將師威名無如來汝陪予秉國之樞盜起南荒乗邊弛防陷邑圍廣妖氛以猖公於上前憤然請討賊失崑崙膏血原草還服在廷越玆累年夙夜廼事匪圖弗宣將相出藩年甫五十公不

復還天子為泣生莫與榮沒莫與哀旂常之載其績有
來有勤其初有大其後考德於詩以質不朽